

湖州是江南地区著名的丝绸产地,早在三国时期湖州所在的“吴”就因为盛产“吴绫”而闻名。宋代伴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湖州蚕桑业获得迅速发展,“湖丝”更是“遍天下”。与蚕桑生产相伴的是蚕农对蚕神祭祀的兴盛,蚕神成为湖州一带蚕农祭祀的最重要神灵。湖州蚕神的传说就是各种传说的结合,传说内容的变化反映出湖州蚕农通过改变蚕神身份的界定,以此来推动湖州民间蚕神信仰向国家祭祀体系融合的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蚕农为湖州蚕神祭祀确立了合法性,但也使得湖州蚕神的形象更为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考察湖州蚕神各个称谓的来源,分析具体的蚕神形象。

一、嫫祖与湖州“蚕神”

嫫祖是传说中蚕桑生产的始祖,相传是“西陵氏之女”。嫫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此后我国人民才开始植桑养蚕,因此嫫祖被尊称为“先蚕”,被作为蚕神来祭祀。对嫫祖的祭祀很早就成为帝王祭祀的重要内容,甲骨文中记载殷代祭祀中存在“蚕示三牢”,意思就是用三样祭品来祭祀嫫祖。清代杨岫《鬲风广义》中也记载:“自伏羲氏采峰山之茧,抽丝为弦,以定音律,而天下化。黄帝元西陵氏始为室养蚕,煮茧绎丝,制袞冕,绣九章,定仪度,别尊卑,垂衣裳,而天下治。蚕之为功于世,由来久矣。”^[1]

在江南地区也同样流传着各种蚕神嫫祖的传说。在江南的蚕神传说中,蚕桑生产需要蚕神的保佑,只有蚕神降临人间,蚕桑生产才能丰收。《太平御览》中记载蚕神降临江南:“正月半,有神降陈氏之宅,云是蚕神,若能见祭,当令蚕百倍。今人正月半做糕糜,像此也。”但在湖州的传说中,蚕神已经发生改变。《湖州府志》引《西吴蚕略》记载:“出火后始祭神,大眠、上山、回山、缂丝皆祭之,神称蚕花

五圣。”蚕花五圣才是湖州被祭祀的蚕神,蚕花五圣明显不是嫫祖。湖州祭祀对象的蚕花五圣与湖州之外各地蚕神的不同在杨岫在《鬲风广义》中也有记载,杨岫在《鬲风广义》中记载过:“先蚕历代所祭不同……南方祀蚕花五圣者。”先蚕指的是嫫祖,而蚕花五圣是形象与嫫祖不同的神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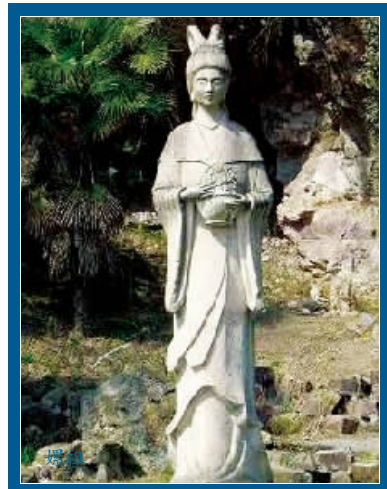
蚕花五圣在湖州民间又称为“马头娘”、“马鸣王”,湖州祭祀的这些蚕神显然属于湖州地方的蚕神,与作为国家祭祀对象的嫫祖不同。这反映出在祭祀体系中,国家祭祀与乡村民间祭祀之间存在不同。在国家的祭祀体系中嫫祖是官方册封的神祇,在国家规定的祭祀体系中有固定的祭祀场所和祭祀方式。民间对蚕神的认识有所不同,嫫祖当然在民间信仰中也具有蚕神的位置。清乾隆年间篆刻的《秩祀轩辕庙先蚕孝碑》碑文中记载:“浙西杭嘉湖三郡蚕事之利侔于力田……因考先蚕之说不一,惟疏侂纪黄帝命元妃西陵氏如教民育蚕,则先蚕之神以西陵。”

但在湖州蚕农的蚕神祭祀中,嫫祖的影响是远远低于蚕花五圣,所以“‘嫫祖先蚕’只限‘有司祭祀’,乡民‘不敢衰祀先蚕’”。杨岫《鬲风广义》中有一幅《天驷之神——先蚕元妃西陵氏》图,这幅图中蚕神的神位上,除了嫫祖之外,还有许多类似于蚕花五圣的蚕神,这种嫫祖与地方蚕神的结合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也很普遍。光绪《嘉兴府志》记载嘉兴府蚕神庙中“设木主二,一轩辕黄帝位,一司蚕之神位。庙东隅设马头娘娘像,西隅设大姑、二姑、三姑像,皆附祀焉”^[2](卷十 蚕神庙)。当然

嫫祖与各种蚕神混淆在一起祭祀这只是民间的祭祀中。民间对蚕神的祭祀来源于蚕农生产实践,是在蚕桑生产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为了保证蚕桑生产顺利进行,蚕农通过一些仪式化的方式来祈求神灵保证生产完成。蚕农总是通过一种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播蚕神的传说,当然也会加入当地一些其他的传说,从而使蚕神更具有本地的特色。这与国家祭祀完全不同,国家祭祀强调祭祀的正统性,并不断强化这种正统性以区别于民间祭祀,为此历代政府多次查封民间“淫祠”。

二、湖州蚕神“马头娘”与“马鸣王”

在湖州地区最受欢迎的蚕神是“马头娘”。马头娘的传说由来已久,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曾描述一女子因为思念其父,答应一匹马,“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结果女子的父亲回来后食言,此后马“每见



湖州蚕神信仰小考

□ 胡明

搜集生涯中还致力于名人稿本的收藏。比如《赖古堂未刻诗》即为清朝顺治年间周亮工手写的稿本^[3]。此外,周先生一生搜集了一百多本印谱,跨越宋、明、清几个朝代,是我们现在研究古文字和古代篆刻艺术中极为难得的工具书,同时,周叔弢先生亲自翻刻的罕见古籍,也为我们对古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自古以来人们称谓那些醉心于书籍的人为“书痴”,然而对于周叔弢先生来说,他对于古典书籍的爱好并不仅仅是爱书如命,周叔弢先生倾其毕生精力投身与搜集宋、元、明、清经典传世古籍中,共计典藏图书四

万多册,既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间的兴趣爱好,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名利,他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投入到搜集古籍的活动,绝大程度上是为了尽自己一份责任保护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拯救祖国的文化遗产不被他人损毁和异化,体现了其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并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分几次全部毫无保留地捐赠于国家,分别被珍藏在北京图书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老先生至高无上的爱国思想,所以其行为得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钦佩和敬仰。为了更好地纪念周老先生这种高尚的品德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北京和天

津图书馆也曾先后刊印了其善本目录和捐献稿本书目,天津市政府也曾多次专门召开会议公开赞誉周老的无私和爱国精神,颂扬其崇高、坦荡的胸襟和气度,为世人发扬传承他的高风亮节,让人们牢记这位可爱、可敬的前辈,谙熟他的藏书事业对中华民族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无可替代、不可磨灭。

参考文献

- [1] 吕十朋. 试论周叔弢先生藏书特点[J]. 新世纪图书馆, 2008(5).
 - [2] 白丽荣. 古籍版本学界的长者——周叔弢与顾廷龙[J]. 图书馆杂志, 2004(10).
 - [3] 李国庆. 周叔弢先生藏书活动系年要录——为纪念叔弢逝世十周年而作[J]. 天津大学学报, 2001(3).
 - [4] 季秋华. 天津图书馆馆藏活字本述略[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6(3).
- ★作者单位: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女出入 辄喜怒奋击”父亲就“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蚕农认为蚕女化蚕，带来了蚕花的丰收，湖州因此开始祭祀马头娘。干宝的这种描述和湖州地区流传的马头娘的传说基本雷同。在学者费三多整理的湖州关于蚕神的传说中，蚕神马头娘又称“马鸣王菩萨”、“蚕花娘娘”，蚕花娘娘的传说与《搜神记》中的记载在前半部分相同，只是湖州的蚕神传说中，马和女化为桑树，蚕农由此开始祭祀蚕花娘娘，所以在湖州蚕花娘娘的形象就是蚕女和白马的结合。

蚕神为什么又称为“马鸣王菩萨”？湖州一篇叙事民歌中对马鸣王的形象描述为“蚕宝马鸣王正君，蚕王天子圣天帝。听赞菩萨马鸣君，马鸣王菩萨进门来，身骑白马坐莲台。请问菩萨归何处，特来降福又消灾。菩萨妙法九霄云，方便慈悲救万民，观世音上广寒宫，马鸣王菩萨化身”^[374]。可见马鸣王也是一个女子与白马的结合，这与蚕花娘娘一样。但马鸣实际上是印度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因为在与胁尊者的对论后，深感佛教的博大而皈依佛门，此后马鸣辅佐迦腻色迦王振兴佛教，因为他精通马的声音，被称为“马鸣”。可见马鸣本身与蚕丝生产并没有关系，是在佛教传入我国后，逐渐被蚕农改造作为蚕神来祭祀。最初马鸣与马头娘应该不是一个蚕神，马头娘信仰东晋就有记载，马鸣作为蚕神被册封是在北宋，相传北宋高宗赵构册封马鸣为“马鸣大夫”，让各地建立庙宇予以祭祀，只是在册封中“马鸣王”还不是蚕神。

马鸣王能够成为蚕神也可能是源于湖州蚕农将马头娘信仰国家化的倾向。因为蚕神“向不官为致祭。蚕桑本与稼穡并重，浙省杭嘉湖三府，尤比户饲蚕，以资生业，尤宜恭祀”^[40卷十 蚕神庙]。而“马鸣王”却是官方册封过的神祇，传说中“马鸣王”还得到“玉皇”的册封，马皮裹住三小姐，“飞到南庄，死在桑园，从此变为‘花桑’。观音将此事奏知玉皇，玉皇封三小姐‘马鸣蚕室’”^[92]。江南蚕农对马鸣王的形象做了实用主义的改造，这种改造基于马鸣王与马有关，白马和蚕女成为湖州一代普遍蚕神的形象。蚕农更是将马鸣王的姓氏与马头娘的姓氏相联系，赋予马鸣王“护蚕之责”。马鸣王“尊为蚕农的保护神，享受蚕农的香供。每年蚕月即将到来，马鸣王必步出莲台，周游乡里，降福蚕家”^[93]。经过这样的改造，马头娘与马鸣王成为一个形象，在湖州的蚕神祭祀中，也被作为同一个神祇

予以祭祀。

这种姓氏上的“有意”混淆在民间信仰中是经常出现的。湖州“马头娘”也经常被认为是朱元璋皇后马氏，因为马氏的形象就是一匹战马和一女子，这样的形象与马头娘的形象完全一致。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在湖州其实马头娘起初也不是被祭祀的蚕神，尤其是马和女子结合的形象，因为在湖州并不养马，所以在神像中也不会出现带马的神像，马头娘祭祀是源于对马氏的祭祀。元末明初的战争使湖州一代蚕桑生产遭受破坏，明朝建立后推行了一系列鼓励农桑的政策，湖州人认为这一系列政策与皇后马氏有关，是马氏拯救了湖州的蚕桑生产，于是“就造就了一个跨马的宫装靓女的塑像，作为蚕神来祭拜”。

三、蚕神与蚕花五圣

在湖州蚕神形象中，除了马头娘和马鸣王之外，还有“蚕花五圣”的形象。在湖州的民间蚕神祭祀中，马头娘与“蚕花五圣”是被作为同一蚕神来祭祀的，一些文献对两者也是作为同一神祇来记载。从民间还存在的祭祀活动和方志的记载看，湖州信奉的蚕神马头娘就是“蚕花五圣”，但与马头娘一女、一白马的形象不同的是，“蚕花五圣”是男性神，神像长着三只眼，六只手，其中有两只手捧着蚕茧。这个形象明显与马头娘的形象完全不同，所以不少学者认为：“马头娘与‘蚕花五圣’是一先一后两个不同的蚕神。”将马头娘和“蚕花五圣”作为一个蚕神来祭祀是湖州民间信仰上的“含混”，两者在吴兴地区蚕神祭祀中区别更明显。在吴兴蚕神祭祀中，对马头娘的祭祀是在蚕收蚁之后，而“蚕花五圣”的祭祀是在蚕长到第四龄之后，这说明在蚕农看来，马头娘和“蚕花五圣”在蚕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应该是不同的神祇。这种不同还表现为祭祀地点的不同，在湖州马头娘是在公开场合祭祀或说是一个公共祭祀的神祇，蚕花五圣却是一个在蚕农家里祭祀的蚕神，湖州蚕农“每届养蚕之期，各家购极大花纸二张，贴于门上，谓之门神将军，亦有赴庙中焚香祷告，谓之拜‘蚕花五圣’，其用意在于祈怜于神祇默佑，使蚕花旺盛也”^[725]。同一神祇是不应该存在这种差别的。

对“五圣”的祭祀在湖州一代非常普遍，“湖州多五圣”。《湖州府志》记载：“湖州百姓‘最信五圣，姓氏源委俱无可考。但传其神好矮屋，高广不逾三四尺。而五圣夫妇将佐间亦僧道共处，或塑像，或绘像，凡委巷及屋檐之上大树之下，多建祀之’”^[40卷二十九 輿地略 风俗]。五圣掌管着各种生产活动，通过对五圣的祭祀，劳

动人民祈求生产的顺利和丰收。在地方文献中五圣祭祀究竟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蒋猷龙猜测五圣大概就是荀子“蚕赋”中所指精通蚕理的“五帝”，但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学者认为五圣的祭祀应该与明太祖有关。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在攻打南浔的时候，在与张士诚交战的过程中，死伤了大量部众，朱元璋称帝之后，梦到大量部众来向他索要官职，于是“下令在各地乡里立小庙，每祀五人，以仿照军中建制之意，俗称‘五圣’”。

《南浔民俗》的记载也证明这一点。《南浔民俗》记载：“堂子五圣则是纪念明朝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设的。所以即使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江宁巡抚汤斌经过朝廷允准废除各地五圣祠时，各地‘此患遂绝’，惟湖州地区还在盛行。”^[90]清朝为了杜绝前朝的祭祀，废除前朝册封的神祇是很正常的，这证明湖州地区五圣的祭祀确实是明代开始的，而不是荀子所说的五帝，而且这个五圣起初也是与蚕桑生产无关的，并且在形象上是五个神祇，但“‘蚕花五圣’并非五个神，而只是一个神”。之所以将两者混淆，“也许是民间祭祀时借用‘五圣’之名而引起的讹变吧”^[96]。经过民间风俗的加工，五圣变成了一个神祇，五圣成为一个与湖州蚕桑生产相关的地方蚕神。

蚕神在湖州这个中国古代蚕桑业发展最繁荣的地方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嫫祖、马头娘、马鸣、蚕花五圣本身是不同的神祇，甚至一些神祇与蚕桑生产起初根本不相关。这些信仰在民间蚕神祭祀实践中被混淆，各个神祇原来的形象逐渐与蚕桑生产相关联，成为保佑蚕桑的神祇。各种蚕神在湖州都找到了信仰民众，嫫祖因为是国家信仰的蚕神，自然也成为湖州官方祭祀的对象，在民间供奉蚕神的庙宇中也占据了主位，但在湖州蚕农的心中，马头娘、蚕花五圣才是能在现实中给蚕桑生产带来丰收的蚕神，蚕农通过各种主观的建构，将心中蚕神的形象与马鸣菩萨、明太祖皇后马氏等相联系，通过这种联系在祭祀制度森严的古代社会，为民间祭祀对象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杨岫. 幽风广义[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62.
- [2] 光绪嘉兴府志[Z]. 杭州: 光绪刻本.
- [3] 陈永昊. 中国丝绸文化[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5.
- [4] 同治湖州府志[M]. 同治十三年刻本.
- [5] 佚名. 骚子歌[Z]. 杭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浙江分会内部资料本, 1981.
- [6] 王友三. 吴文化史丛[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 [7] 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M].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 [8] 冯旭文. 南浔民俗[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5.
- [9] 吴一舟. 天虫[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作者胡明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博士。